

# 政治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初探

吳祖田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壹、前言

法國重商主義者蒙克列堤燕 (Antoine de Montchrétien) 是第一位使用「政治經濟」(économie politique)一詞的作者，時為一六一五年。他在著作中討論國家的經濟 (economy)，主要關切的是國家的財政。而經濟 (economy)一詞則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臘人，對他們而言那是指家庭管理的諸原理。蒙克列堤燕說獲取財富的科學在國家與家庭都是一樣的，所以就加上了「政治」的形容詞上去。<sup>①</sup>

第一位使用英文「政治經濟 (political economy)」一詞的作者則是古典經濟學者的最後一位先驅者斯都渥特 (James Steuart)。<sup>②</sup>其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原理之探究。<sup>③</sup>斯都渥特對於「政治經濟」的看法可以視為亞理斯多德對於政治經濟看法的通則化。他指出「經濟 (Oeconomy)」是「供應一個家庭的所有需要的藝術，……政治經濟之於國家，有如經濟之於家庭。」<sup>④</sup>

「政治經濟學」一詞之中含有「政治」或「政策」一詞，但基本上「政治經濟學」一詞含有經濟科學及經濟政策等兩個意義。起先，如在斯圖渥特的政治經濟原理之探究或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國富論之中，它涵蓋整個經濟科學與經濟政策理論的範疇。亞當·斯密的大作的前三冊是進行對市場經濟的分析及其在歷史上的進展，第四及第五冊則導向於不

註① 摘自此譯 *Traité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1615). Paresh Chattopadhyay, "Political Economy: What's in a Name," *Monthly Review*, XXV, April 1974, p. 23; Jessica Kuper,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179.

註② Chattopadhyay, *Ibid.*, p. 24; Kuper, *Ibid.*

註③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註④ Chattopadhyay, *Op. Cit.*, p. 24.

同的政策體系以及公共財政的原理；而後者則被承認為該學科的一部份。<sup>⑤</sup>

「政治經濟學」一詞之使用已有一段相當長久的歷史，而它所指涉的內容也經歷了持續的變遷，因而它在不同的時間指涉不同的內容。它的內容也因而相當地繁複，故而是一門不易入門，而且難於掌握的學科。「政治經濟學」近年來在我國的研究與教學似乎也「復甦」了。這門學科的課程及其相關的課程如「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一些大學中也已經開始開授了。而我國的學者們如蕭全政、黃德福和朱雲漢等，亦於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在不同的期刊上撰文介紹這些科目。<sup>⑥</sup>蕭全政更於一九八八年出版《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一書；在一九八九年中，朱雲漢與黃德福出版建立臺灣的政治經濟新秩序：政治民主與社會福祉，蕭全政出版臺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而彭懷恩又於一九九〇年出版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sup>⑦</sup>以上的著作可以視為「政治經濟學」近日在我國發展的一些里程碑。本文的目的即在值此「政治經濟學」有復甦及重新受到肯定現象之際，對「政治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的概要情況，嘗試做初步的探討。

顧名思義，「政治經濟學」是對於政治經濟體本身的現象及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一起都注意的學科。但我們若能了解它基本上究竟原來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則或許亦有助於我們對它的認識。本文以假設它基本上原本是經濟學做為一個討論的出發點。

由於在「政治經濟學」出現之時已有政治學的既存，而在政治經濟學出現之後，又經歷了經濟學的出現，而且政治學及經濟學已經分別發展成為各有不同研究範圍與不同研究方法的兩個分離的學科。現在「政治經濟學」重新受到重視以後，至少至今為止仍然隱約存在著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政治經濟學」等不同的側重情形。例如傅斯費而德（

註⑤ Lord Lionel Robbins, *Political Economy: Past and Present: A Review of Leading Theories of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6), p. 1.

註⑥ 蕭全政，「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論爭與整合」，中山社會科學匯粹，第一卷，第三期，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一六二至一七七頁；黃德福節譯，「臺灣模式對政治經濟學的啓示」，美國月刊，第一卷，第八期，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五六～六六頁；蕭全政，「『政治經濟學』簡介」，亞洲與世界文摘，第九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六八～七一頁；朱雲漢，「『國際政治經濟學』簡介」，亞洲與世界文摘，第八卷，第三期，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五〇～五三頁。

註⑦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桂冠政治學叢書一〇（臺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八八）；朱雲漢、黃德福，建立臺灣的政治經濟新秩序：政治民主與社會福祉，智庫叢書〇〇三（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七十八年）；蕭全政，臺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智庫叢書〇〇五（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七十八年）；彭懷恩，臺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中國政治系列一五（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

Daniel R. Fusfeld) 應可視為側重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 貳、起 源

政治經濟學同時是理解經濟如何運作的最新的學術研究途徑以及最老的學術研究途徑。就它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主導美國及西歐經濟學界的對經濟之性質的狹窄與受到限制之看法的反動而言，它是新的。而就它回溯到基礎寬廣的古典經濟學以及亞當·斯密、馬爾薩斯、約翰彌爾、馬克斯、維伯倫以及凱恩斯等既是社會哲學家又是理論家的經濟學者去求得定向及焦點而言，它却是舊的。◎

「經濟學（Economics）」在希臘文中原指家計管理的原理或藝術。由於希臘的政治演進是循著家庭到村莊到城市到國家的順序，家計管理的研究成為「政治（Politics）」的研究之一，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是在他的政治學的第一冊中討論經濟的問題。◎

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有關問題的討論，可以追溯到久遠的古代，但這不是本文所要做的事情。本文僅從「政治經濟學」一詞的出現開始，探索它的起源與演進。◎

有如前言中所述，法國重商主義者蒙克列堤燕是第一位使用「政治經濟」一詞的作者，時為一六一五年。而第一位使用英文「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一詞的作者則是古典經濟學者的最後一位先驅者斯都渥特。

註◎ Daniel R. Fusfeld, *Economic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2).

註◎ "Introduction," in Fusfeld, *Op. Cit.*, p. 2.

註◎ Chattopadhyay, *Op. Cit.*, p. 23.

註◎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與演進，請見 Ronald H.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405-411. 及 James E. Alt and K. Alec Chrystal, *Political Economics*, California Series on Social Cho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4-30 關於激進的「政治經濟學」，請見 Howard I. Sherman,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from a Marxist-Human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及回憶錄 *Foundation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7) .. 雖於抵制由「政治經濟學」的超焉，請見 Andrew Gamble,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R.J. Barry Jones, 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p. 68-71.

在李嘉圖（David Ricardo）以前，只有政治經濟而沒有經濟學。從亞里斯多德到亞當·斯密為止經濟問題的分析只是為了討論社會政策：價格為何應該「公正」；為什麼放高利貸是罪惡；重商主義對市場控制的需要；及去除重商主義的市場控制的需要等。<sup>⑫</sup>

## 參、演進

有學者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經歷了以下八個階段的演進：一、小商品論，二、重商主義，三、古典自由主義，四、理想社會主義，五、馬克斯主義，六、邊際主義與新古典主義，七、凱恩斯主義，八、新馬克斯主義。<sup>⑬</sup>

厄而特（James E. Alt）與柯拉斯塔（K. Alec Chrystal）則以與中央政府部門在現代西方經濟中的行為有關的課題為經，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演進歷經了亞當·斯密、馬克斯、馮羅舍斯（Ludwig von Mises）、朗格（Oskar Lange）與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大辯論，以及福利經濟學與新市場經濟學的持續辯論等階段。<sup>⑭</sup>

由於現代政治經濟學有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及現實主義等三個主要學派，本文在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演進時，也因而較著重於對它們的前身，亦及重商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及馬克斯主義的簡介。<sup>⑮</sup>

### 一、重商主義

漆而寇特（Ronald H. Chilcote）指出，在十四世紀與十七世紀之間政治經濟學並無顯著的重大進步。此一時期的重商主義著作務實地分析了各個國家如何生產財富。他們假設，為了約束自私的個人主義導致財富累積減少的現象，管理與控制是必要的。早期的重商主義者是以商品的流通的詞彙來描述經濟生活，而十七世紀末與十八世紀的論者則討論隨著製造業

註⑫ George Dalton, *Economic Systems & Society: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the Third World*, Penguin Modern Economics Text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4), p. 57.

註⑬ Chilcote, *Op. cit.*, p. 405.

註⑭ Alt and Chrystal, *Op. cit.*, pp. 14-27.

註⑮ 關於各個學派的較詳細說明，請參閱于宗先生編，《經濟學百科全書》，第1編，經濟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五年），西洋經濟思想史部分以及散見西洋經濟思想史家部分。

及農業技術的成長而顯現出來的社會剩餘產物。<sup>⑯</sup>

浦薛鳳則指出，重商主義始於十六世紀，盛於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的中葉衰落。<sup>⑰</sup>其中心思想有兩點：一、視金銀為財富，或至少為財富之最重要形式；二、提倡貿易之出超。<sup>⑱</sup>

在經濟上的重商主義與政治上的絕對王權在理論上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

重商主義的教條強調政府對經濟政策的干預以增進整個國家的繁榮。英國國會於一五六三年通過的工人法（Statute of Artificers）建立了適用於所有勞動者的公平工資標準從而在全國的層次建立了經濟特權與管制。<sup>⑲</sup>一些最早期的整合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努力，特別是重商主義者，對於分析國際經濟關係特別有興趣。重商主義者著重於國家以及國家之間的互動。<sup>⑳</sup>

重商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國家財富的累積，並且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國家對於國內的經濟以及對外貿易，可以採取關稅及其它的措施來加以管制。重商主義表現出它基本上是一種實踐上的政治決定論，也是一種積極的父權主義的思想。

## 二、古典自由主義學派

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重商主義的反動。按照馬克斯的說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自佩第（William Petty）與布阿吉爾勃特（Pierre Boisguillebert）而終於李嘉圖與西門地（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資產階級生產的關係，而庸俗（vulgar）政治經濟學則僅限於研究該關係的外表。<sup>㉑</sup>

亞當·斯密的著作引入了市場及完全競爭等理念。<sup>㉒</sup>浦薛鳳稱「庸詎知斯密亞丹經濟學中間與經濟學背後之政治學，其

註⑯ Chilcote, *Op. cit.*, pp. 406-407.

註⑰ 有關重商主義之代表著作，初步可參見浦薛鳳，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大學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八年），三八〇頁註釋。

註⑱ 同註⑰，三八〇頁。

註㉑ Edward McNeill Burns, Robert E. Lerner and Standish Meacham,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10th ed.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4), p. 545.

註㉒ Stephen Gill and David Law,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 7.

註㉓ Chattopadhyay, *Op. Cit.*, p. 26.

註㉔ Alt and Chrystral, *Op. Cit.*, p. 14.

堪值研究之重要，與其經濟學所發生之遠大影響恰成正比例。」<sup>◎</sup>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視「政治經濟（political oeconomy）」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部門。」不過，當亞當·斯密在同書中稍後免除主權者監督私人工業以及將它導向於最適宜於社會利益的就業情況的責任時，却將其範圍大為縮小。這是原政治經濟學一詞的新義。他後來又聲稱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豐富人民及主權者，並稱該學科為對於各國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探究。<sup>◎</sup>

亞當·斯密以後的「古典」經濟學者對於市場經濟的運作發展了更詳細的分析。有一個主要應歸功於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的趨勢，則是除了總收入及財富之外，對於分配的興趣的發展。<sup>◎</sup>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著重於市場中的個人。<sup>◎</sup>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運作，明顯地是對於重商主義的政治決定經濟的實踐以及政府在經濟上的父權主義的一種反動。此外，也屬於古典自由主義學派的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也是甚有貢獻的。

### 三、烏托邦社會主義學派

透過李嘉圖對勞動力及生產的觀點以及馬爾薩斯的觀點，漸漸地形成了一羣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羣對最具破壞性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十九世紀浪漫的抗議者。<sup>◎</sup>

烏托邦社會主義是一種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運作下的資本主義弊端、不公平及不公道的反動，也是一種同情及補償弱者及被剝削者的消極的父權主義的思想。

### 四、馬克斯

在十九世紀，有少數人拒斥亞當·斯密所主張的自由市場經濟是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的論證。他們的不滿主要針對大

註◎ 楠谷鷹，前引書，三九八頁。

註◎ 其著作爲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Chattopadhyay, *Op. Cit.*, pp. 24, 32; Alt and Chrystal, *Op. Cit.*, p. 13.

註◎ Alt and Chrystal, *Ibid.*, p. 16.

註◎ Gill and Law, *Op. Cit.*, p. 7.

註◎ Chilcote, *Op. Cit.*, p. 409.

多數平民之生活或工作情況不良。馬克斯的著作則提出了特別嚴肅的知識性的課題。<sup>⑧</sup>

馬克斯的論旨即堅持主要的生產方式在決定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關係中具有重要性。他對於企業家在企業獲利性遞減之下，仍然竭力擴大利潤而使得勞動階級遭受到的貧苦化及剝削的闡釋，仍然為當代新馬克斯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心觀念。<sup>⑨</sup>馬克斯主義者著重於生產及階級衝突。<sup>⑩</sup>

馬克斯超越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以及古典自由主義者的理論。<sup>⑪</sup>他認為造成市場結果的既存的秉賦（existing endowments，即天賦條件及天然資源等）或財產權利的分配是無理的。<sup>⑫</sup>

馬克斯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勞動價值理論及生產關係以及生產模式決定社會及政治關係的經濟決定論。這是一種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運作下剝削的生產關係所產生的不公平及不公道的反動的思想。

在一九二〇及一九三〇年代，朗格、馮彌舍斯與海耶克等論者針對「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進行資本主義、市場、右派與社會主義、計畫、左派之間的大辯論。<sup>⑬</sup>

最後，福利經濟學以及對於市場失敗的攻擊似乎提供了一種非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法，但在新市場學派的著作中又有對這種途徑的批評出現。<sup>⑭</sup>

## 五、邊際主義新古典主義學派

社會主義的威脅導致邊際主義（Marginalism）的價值理論及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政治經濟學的形成。<sup>⑮</sup>

由於李嘉圖思想的普及，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衝擊以及馬克斯及恩格斯的影響等，不但導致對馬克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

註⑧ Alt and Chryssal, *Op. Cit.*, p. 16.

註⑨ *Ibid.*, pp. 16-17.

註⑩ Gill and Law, *Op. Cit.*, p. 7.

註⑪ Chicote, *Op. Cit.*, pp. 409-41.

註⑫ Alt and Chryssal, *Op. Cit.*, p. 14.

註⑬ *Ibid.*

註⑭ Chilcote, *Op. Cit.*, p. 410

抨擊，而且還導致消除歷經亞當·斯密、李嘉圖以及古典思想家所提出的勞動的價值論的努力。<sup>◎</sup>

邊際（新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分支而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有更大的差異。<sup>◎</sup>

邊際學派的所有有名的開創者，如孟格（Carl Menger）、吉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華勒斯（Leon Walras）等都稱他們的著述為政治經濟學。而三位第二代的邊際學派的傑出代表學者韋克塞爾（Knut Wicksell）、韋克士佛德（Philip Henry Wicksteed）、巴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亦然。<sup>◎</sup>然而馬歇爾却對政治經濟學一詞中的「政治」一詞不以為然，而將它去除掉。這就是現代經濟學（Economics）一詞的起源。

新古典學派強調均衡（equilibrium），因而經常受到批評其未對影響均衡的干擾有所交代；他們的架構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它不處理結構性的危機，也不將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連結起來。<sup>◎</sup>

## 六、凱恩斯學派

上述的問題導致一些包括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內的經濟學者們研究週期性的危機。在大恐慌以後，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就業、利息、與貨幣總論書中將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立場轉變到務實的立場。不在理論上尋求去合理化資本主義，現在的要務是從實務上藉由降低週期性起伏的程度著手來維護它。凱恩斯的門徒撒繆而森（Paul A. Samuelson）及其他人一直遵循著這種總體經濟的傳統到現在。<sup>◎</sup>

## 七、新馬克斯主義學派

雖然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在美國以及歐洲的許多地方佔據著主導的地位，但馬克斯的門徒們仍然秉持著馬克斯主義的傳統

註◎ Ibid.

註◎ Chattopadhyay, *Op. Cit.*, p. 26.

註◎ Ibid., p. 25.

註◎ Chilcote, *Op. Cit.*, p. 410.

註◎ Ibid.

。恩格斯編印了馬克斯的資本論的第一、三卷，隨後考茨基又編印了馬克斯的經濟史。其後考茨基對於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研究、赫而弗定的金融資本、盧森玻的資本的累積以及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等都是擴大先前的馬克斯著作的努力。<sup>④</sup>

在史達林時期，研究馬克斯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興趣已減弱，但這種興趣約在一九六〇年由於巴然（Paul Baran）、胡柏曼（Leo Huberman）以及斯韋其（Paul Sweezy）等人著作的引導而再度恢復。<sup>⑤</sup>

由於「政治經濟學」的復甦以及在目前的流行深受到新馬克斯主義的影響，它的意識形態、研究方法與理論方面都表現出相當濃厚的馬克斯主義色彩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

「政治經濟學」經歷了長久的歷史。其間經歷了「政治經濟學」的縮小為經濟學、政治學的獨立發展、一些政治學者與一些經濟學者對其自身學科的批判，到今天的「政治經濟學」的復甦、重新整合與重新受到肯定。

由於以上的原因，「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與演進或者必須從經濟學的演進談起。亞當·斯密撰述國富論時，「政治經濟學」一詞已被廣泛使用，但其意義却含混不清，主要著重於政治，亦即與國家政策相關之事。經濟學一詞極少單獨使用，除非用在家庭管理方面，此為該詞原始的希臘文意義。<sup>⑥</sup>

「政治經濟學」一詞於十九世紀時在英語世界中相當流行，但至二十世紀中葉却不為人所喜用。<sup>⑦</sup>

在上一個世紀稱為「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到了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以後稱為經濟學；由於追求科學的聲譽，經濟教育和政策意見與政治的條件就更嚴重的分離了。<sup>⑧</sup>

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字典稱「政治經濟學」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出現時成為一種科學的。<sup>⑨</sup>

各種「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或亦可以視為知識的辯證的結果。自歐洲的啟蒙運動以來，知識的辯證大致經歷了正統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批判」、「經濟主義」與「政治主義」等階段。<sup>⑩</sup>

對政治學界而言，「政治經濟學」復甦的原因之一是對於現有正統比較政治學的不滿及其相隨的要求突破的努力。漆而

註④ *Ibid.*, pp. 410-411.

註⑤ 錄載，「羅賓·斯密」，載于宗先，前言書，一六七頁。

註⑥ David K. Whynnes, e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Eight Perspectiv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 1.

註⑦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7), pp. 266-267.

註⑧ M. I. Volkov, *A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5), p. 275.

註⑨ Martin Stanilan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7.

寇特相信，學者們應該尋求一個在歷史的脈絡中理解政治，並在一個理論架構中整體地觀察政治現象的觀點。他相信將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與依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斯的古典方式以及當代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方向的「政治經濟學」連結在一起是有用的。<sup>④3</sup>

「政治經濟學」一詞在英語國家的日漸流行，基本上是用來做為反對所謂的正統經濟學的標準。<sup>④4</sup>亦有人認為，今天學界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的復甦，主要地是激進的經濟學者們和社會學者們努力的結果。<sup>④5</sup>故今人的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常會因其本人的意識形態喜好及專門學科背景的不同，或因其所接觸的「政治經濟學」的不同，而對「政治經濟學」有截然不同的理解，甚至於達到互相不能溝通的地步。

## 肆、政治經濟學的近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新興國家的出現，重大的政治及社會變化以及在經濟發展上日漸擴大的差距等，都使得純經濟理論的有用性相當受到懷疑。應用西方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為單位的諸種模型，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不能適用，並且逐漸地在西方本身也不能適用。對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因而復甦。這個學科又再度回到課程之中，並且以之為標題的研究開始出現(如A. Lindbe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eft*; H. Sherman,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等)。現在的趨勢是將兩股思想合而為一：將最複雜的分析技術適用於分析社會關係。「政治經濟學」一詞變成指稱經濟理論中處理整個社會經濟體系之運作的那一個部門。在較鬆散的意義下，該一詞也用來指稱政治經濟教條或如自由派、保守派及激進派等廣泛的經濟政策組合。經濟學的日趨精確以及其它社會科學的發展，使得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得以從僅只是解釋經濟體系的運作，擴大到設計新的經濟體系。為了達成此一目的，有人企圖將經濟與政治理論整合成為一個單一的政治經濟理論。<sup>④6</sup>一九五七年，巴然出版成長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一本關於累積與經濟發展的研究。這本書在最近被視為對於現代的馬克斯主義的分析具有形成性的(formative)貢獻。另一方面，這本書是那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書。<sup>④7</sup>

<sup>④3</sup> Chilcote,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Howard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 153.

<sup>④4</sup> Chattopadhyay, *Op. cit.*, p. 23.

<sup>④5</sup>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p. 399.

<sup>④6</sup> Kuper, *Op. Cit.*, pp. 182-183.

<sup>④7</sup> "Introduction," in Whynes, ed., *Op. Cit.*, p. 1.

政治經濟學一詞於一九七〇年代又在英語國家中逐漸流行起來。主要是用於對所謂正統經濟學的反對。但該詞的意義却很模糊。<sup>◎</sup>

一九六〇年代末及一九八〇年代出現了若干對於實際的政策制訂者形成挑戰的發展，對從事分析者提出了新的課題，並且對於許多研究及解釋許多當代政治及經濟體系的各個層面的許多既有的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效能發出嚴重的懷疑。<sup>◎</sup>

- 註◎ Chattopadhyay, *Op. Cit.*, p. 23.
- 註◎ R.J. Barry Jones, "Political Economy: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world," (Chapter 1) in R.J. Barry Jones, ed., *World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 1, 二一九八〇年以來出版的有關書籍正言，就作者蒐集及閱覽所見，從書名中顯現出來是研究政和經濟學的中英文書籍<sup>[1]</sup>。
-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桂冠政治學叢書一〇。臺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八八。
- 朱雲漢，黃德福，建立臺灣的政治經濟新秩序：政治民主與社會福祉，智庫叢書〇〇三。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七十八年。
- 蕭全政，臺灣地區的新舊商業：鄉村叢書〇〇五。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民國七十九年。
- 論壘話，臺灣發展的政策與經濟分析，中興政策研究一四。臺北：風雲譜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
- Alt, James E. and K. Alec Chrystal, *Political Economics*, California Series on Social Cho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Buchanan, James M., *Liberty, Market and State: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1980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 Frey, Bruno S.,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1978.
- Frolich, N. and J.A. Openheimer,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8.
- Fusfeld, Daniel R., *Economic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2.
- Gilling, John, *Capital and Power: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 Horvat, B.,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New York: 1982.
- Jones, R.J. Barry, 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 Lindbeck, Assar,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Left*.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 Lindblom, Charles E.,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Sherman, Howard I., *Foundation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7.
- .....,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from a Marxist Human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 Stanniland, Martin,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本書中文譯本未出。
- Tufte, Edward R.,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Whitley, P., ed., *Model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 Whynes, David K., ed.,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Eight Perspectiv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政治經濟學在近日中似乎又恢復了流行。在一九八三年有超過五十冊以政治經濟學作為書名的一部份的英文新書出版。  
◎但新的政治經濟學尚未產生其經典之作 (grand treatise)。◎

政治經濟學於近年中在我國的發展，可以視為是一個健康的漸進的演進過程。以成冊的論述而言，蕭全政首先於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是一本基本上是一位經濟學者的著作。而政治學者彭懷恩的著作則於一九九〇年出版。此外，我國學者以本國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的成冊的論述也已經出版。其中的一些甚至有規範性及政策性的陳述。所以政治經濟學近年中在我國的發展已經頗為週延，因而已有很好的開始。現在所需要繼續努力的乃是量的增加及該學科知識的普及。

格爾 (Stephen Gill) 與羅 (David Law) 將一九七〇年代之中政治經濟文獻劇增的情形說明得不錯。他們指出，這種劇增是因為世界經濟的改變及這種改變對美國之影響的觀點，以及在學術界中的改變。◎

在世界經濟的改變方面，增長中的相互依賴情形開始對於美國及其它國家的經濟發生明顯的影響。這種發展反映在枯柏 (Richard Cooper) 所著的具有影響的相互依賴的經濟學乙書上。美國論者試圖分析所謂的布瑞屯森林 (Bretton Woods) 國際經濟秩序的崩潰以及石油價格於一九七三年攀升後的成本。以前在政治議程中順位視為低層政治的為之升高。◎

## 五、展望

由於「政治經濟學」在期望中要比分離的政治學與經濟學更能提供對社會行為較為全面的 (holistic) 觀點，◎所以它一直有存在的價值，且應該能夠繼續生存與發展。

由於政治經濟學的復甦可以說是導因於經濟學界及政治學界一次新的反動，所以這項不滿的力量若能充份地發揮以及匯合，則不但我們可以預期該兩個學科出現新貌，甚至於可能導致政治學與經濟學整合為真正地以整個政治經濟體 (the political economy) 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或者至少是在政治學與經濟學之外的另一個學科，即政治經濟學。

註◎ Whynes, *Loc. Cit.*

註◎ Fusfeld, *Op. Cit.*, p. 7.

註◎ Gill and Law, *Op. Cit.*, p. 7.

註◎ *Ibid.*, pp. 7-8.

註◎ 關於全面主義的短稿，請參見 D.C. Phillips, *Holistic Thought in Social Scien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陸、結語

政治經濟學一詞的存在已有相當長久的歷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歷史，基本上是經濟學的範圍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持續地存在與發展以及擴大與縮小的歷史。以政治經濟學的名稱而言，它應該包括政治的因素及政策等內容。但在有些時空中政治經濟學就只是實證的經濟學而已，前面的政治一詞只是徒具空名。

「政治經濟學」應以政治經濟體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為其研究對象。

經過以上的探察後，我們或可認知「政治經濟學」的形式對象乃是一種互動關係，亦即做為政治之化身的國家和做為經濟之化身的市場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政治經濟學」的全面主義性是相對的，這是不能容許誤解的。它相對於政治學或經濟學是比較全面主義的，但相對於社會學就顯得特定主義得多了。  
「政治經濟學」復甦，或者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重新整合為「政治經濟學」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學者認知了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在實質上具有相當大程度的不可分割性。至少，不研究經濟因素的政治學與不研究政治因素及政策的經濟學都是不完整的學科。

「政治經濟學」的「復甦」顯示學者對於比較全面主義的觀點的再肯定。但這並不一定代表對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的否定。但也有相反的意見認為，現在所謂的「政治經濟學」不過是對現有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滿的一種現象，僅僅是政治學與經濟學改革的一份行動時程表（agenda）而已，並不具有做為一個學科的意義與條件。<sup>⑩</sup>

「政治經濟學」原本就是現在一般所稱的經濟學。而現在所稱的經濟學乃是「政治經濟學」縮小的結果。政治學者乃至於國際關係學者對於「政治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新重視所反映的就是對於它們過去的不足的反動，以及對於經濟制度與行為在他們的學科中的重要性的重新肯定。

最後，「政治經濟學」今天即使尚未滿足成為一個學科的條件，但它至少是處於一次復甦的過程之中，或者是處於正在試圖整合成為至少是一個研究範圍以及一個教學的課程的過程中，而且也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論文和書籍等文獻。有相當數量的學者希望它能滿足成為一個學科的條件，並且也致力於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因此，「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至少是值得學界的持續注意與觀察的。

註<sup>⑩</sup> Staniland, *Op. Cit.*, pp. 2-3.